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雲谷雜紀卷二

宋

張

湔

撰

太宗翦鬚賜李勣白樂天七德舞歌云翦鬚燒藥賜功
臣李勣嗚咽思殺身白自注云李勣病亟醫云得龍鬚
灰方可療太宗自翦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
涕而謝今舊史勣傳俱云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
乃自翦鬚以和藥而不言用龍鬚事二史但據吳兢等
所記故不復旁考遂至於謬然樂天之言必得其實蓋
當時醫言得龍鬚灰方可療龍鬚未易得太宗以君上

猶龍也故翦鬚以賜若醫只言用人鬚則咄嗟已辦何待太宗之賜方始和藥此理甚曉然或謂龍鬚醫旣罕用又世閒豈真有是物哉此殆聞見未至爾杜陽編云元載有龍鬚拂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紫色如爛椹或風雷雨晦冥淋漓沾濕則光采動搖奮然如怒可謂其無耶此事當以樂天之言爲正若從史氏則意義全失矣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元齡墓碑亦云字喬按隋人多以字爲名元齡實本

名喬後來卽以字行卻以名爲字也竇苹唐書音訓云
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云房元齡字喬年苹旣
嘗見圖贊必不妄也豈以單稱不類表德遂添一年字
宰相世系表又以元齡字喬松未知何據元齡一代之
顯人而名字紛錯如此殊可怪而唐史表傳自相牴牾
尤可怪也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
而二對曰班固惟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
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

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
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於漢但當
時祕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惟據七略故
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於後世
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
卽是餘皆後人所增

慈恩寺在晉昌坊本名淨景寺高宗爲母文德皇太后
長孫氏造后懷高宗將產數日分娩不得遂詔醫博士
李洞元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

如何洞元曰畱子母命不保母全子死帝沈吟良久后

奏云畱子帝業永昌太宗依奏洞元遂於六月二十一

日隔腹針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

有癍嘗痛問諸嬪妃不對問諸大臣方奏斯事帝聞之

悶絕良久乃蘇曰寡人不孝致慈母早崩將報深恩乃

敕造大慈恩寺度僧百人造罔極宮度道士五十人按

高宗乃貞觀二年生長孫后以十年六月崩是時高宗

已九歲況后實從太宗幸九成宮得疾初非免乳舊唐

書僧元奘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往西域貞觀十九年歸

至京師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送元
奘入住是寺實高宗爲長孫后造但在東宮時非卽位
後也而分婉用針事於史傳皆無所據使后果有畱子
帝業永昌之語則此事於后傳亦不容不書況是時承
乾已立爲皇太子后不應遽有畱子帝業永昌之語豈
後人見后崩與高宗誕月適相符遂附會爲之說耶會
要以后崩在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本傳則在
六月己卯年三十六是年六月丙子朔己卯乃初四日
去五月二十六日實差九日享年亦不同豈當時宮掖

事祕外庭不盡知故所云不同如此

唐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至日必大宴集中和置節之因新史載於李泌傳與舊史小異以舊史校新史則新史頗略惟續通典與舊史合而加詳予後又得德宗觀樂詩序旣得其命名之自且知中和有樂因錄於此續通典貞元五年正月敕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是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又奏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稔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中作中和

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爲享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
州令所在頒行制曰可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
莫敢對仁傑曰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
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
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予
按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宮中無子也又唐國史補
天后夢雙陸不勝召狄梁公說之對曰宮中無子之象
傳乃刪去宮中二字非也雙陸譜云雙陸局率以六爲

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
二各以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
梁爲門後六梁爲宮馬歸梁謂之入宮蓋宮中有子則
勝無子則不勝若去宮中二字則失其意義矣

論者多咎新唐書不載詔令殊不知前輩自有意見宋
景文公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
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予脩唐史未嘗得唐
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
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

冊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施云

王充論衡云堯時五十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然不知壤爲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風土記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但御覽云長尺三四寸與文選注小異恐是書寫者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當以御覽所

載爲是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
卽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
黃初平嘗牧羊忽爲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
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
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
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郭子橫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半白半
青如今之馬肝也春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

漢武帝坐羣臣於甘泉有髮白者賜以拭應手皆黑

韓子蒼云漢武內傳予反復讀之蓋依倣武帝故事而增加之唐時道家流所爲也蓋當開元天寶時元宗好長生崇道術其徒恐元宗謂武帝求仙不效故爲此書實之耳子蒼所言非也隋經籍志漢武帝故事二卷外別有內傳三卷顏真卿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則內傳其來久矣豈元宗時依倣故事而爲哉蓋子蒼但見後有淮南王孫卿稷丘君事便謂此書出於後人殊不知淮南等

事自是唐道士王遊巖所附也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閒人也當干戈
搶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
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
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
漢末魏初閒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
人故不免於誤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
干犇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邗周武王邗叔之後子

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
是于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于寶傳書于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
神記周禮註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
辨良可歎也程氏外書蘇成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
如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
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袁客師天罡之子亦傳其父術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
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

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李文靖公沈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行侍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者善人倫遽白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尙存焉世謂當爲宰相者左右自有神物護持憂虞不可妄干固不待言然餘波所及又可使他人轉禍爲福也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喜拔識後進他無顯顯可見之跡